



《阴山下》的凝视

《阴山下》是内蒙古作家安宁最新创作完成的生态主题散文集，于今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阴山下》讲述的是安宁以10余年生活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生命体验为基础，以一个普通家庭的生命轨迹为中心，书写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在共同生活中彼此理解、互相关爱，并由此折射出这座塞外之城无数家庭的生命图景。

从《敕勒歌》的苍凉歌咏，到当代人的精神原乡，《阴山下》既是一部以生命丈量辽阔内蒙古的自然笔记，也是一曲生死相依的故土赞歌。安宁行走于阴山、大青山、敕勒川、黄河与古城城池之间，在山川草木、河流鸟兽和普通人的命运悲欢中，寻找人与大地之间深沉而温暖的关联。

安宁不仅记录一片土地的风物与历史，更以诗性的目光凝视草木荣枯、河流奔涌、万物生长与人的命运交织。一个家庭的爱与伤痛、离别与和解，映照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经历；一片土地的四季轮回，也见证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永恒情感。

安宁在《阴山下》一书中，超越地域书写，将家庭记忆、自然生态与生命体验融为一体，让读者在辽阔内蒙古的风物与故事中，重新发现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深层关联以及生命与万物共生的深层意义。

——编者

7月的深圳，蝉在窗外的榕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时而“吱一吱”，时而“唧一唧”。我手捧安宁的散文集新作《阴山下》，封面是阴山草原地貌，由浅黄、草绿、墨绿构成的起伏山野，一条带状水域穿行在山谷之间。远景平缓，草甸上，两个骑士策马而行，北方旷野的苍茫、静谧、悠远，扑面而来。

翻开书页，我最先看到的是作家安宁的照片，她侧身静立，从容恬淡。一枝粉玉兰斜倚肩头，暗色背景衬得花朵柔润清雅，东方雅致气韵与作家沉静的气质融为一体。她眼神深邃，似乎在凝视着世界，也许是在凝视人间悲欢。

我翻阅文字，从《自序》到《写在出版前的话》，到《青冢》，再到《后记》，一篇篇读下来，安宁的文字，是雷雨天的一道闪电，打开了我对阴山、对青城、对文学、对这片土地上人性命运的全部想象。

我用1天的时间，读完了这部散文集。没有快意恩仇，没有浪漫奇遇，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只有泥土一样真实、粗粝、带着烟火气与百感交集的人间。一个生于泰山脚下的人，奔赴千里之外的青城，在那里工作、结婚、生育、生活，与那片土地、文化、历史、人文产生诸多交集。

我也学会了凝视，我的目光穿过距离、空间、城市、山脉、平原、草原、人情、冷暖，久久凝视着阴山下的人们，凝视着每一个在命运里挣扎、要强、不肯低头的普通人。文字有震撼灵魂的动人力量，不需要飞黄腾达的传奇，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要把平凡人被忽略、被挤压、被磨损的一段段光阴，认认真真写出来，

还给他们尊严，还给他们光亮，就够了。

我也是写作者，和安宁的写作路径有诸多相似之处，我写生我养我的衡阳乡下，也写生活了20年的特区深圳。我们走的都是更深刻、更悲悯的纯文学创作之路。安宁没有教我如何逃离现实，而是教我如何凝视现实；她没有教我粉饰生活，而是教我直面生活里所有的粗粝与温柔、卑微与高贵。

一个作家，手中的笔究竟有多稳，才能写下那样沉重又细腻的人间？才可以如此传神地写出小人物的内心隐秘？安宁的写作，不是美化的、诗意的、隔着距离的人间桃源。她写的是活人的城市，是家庭亲情的纠葛。

安宁凝视着笔下的人物，如王昭君、满都海、母亲、父亲、阿妈、阿爹、女儿阿尔姗娜、丈夫照日格图、智障邻居、女孩牧歌、中介小姜、理发师小陈……她不嘲笑，不拔高，不怜悯。她写他们的自尊，也写他们的敏感；写他们的坚韧，也写他们的无奈；写生命的高贵，也写人性的卑劣。

在安宁的笔下，人物不是符号，不是标签，不是用来控诉或歌颂的工具，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小心思，有小算计，有小软弱，也有大倔强。安宁凝视他们的苦难，更凝视他们的尊严。她看见他们被生活碾压，也看见他们在尘埃里开出花朵。

好的作家，从来不站在高处指点江山，而是俯下身，沉下心，长久地、专注地、带着尊重地，凝视那些不被看见的人、不被言说的痛、不被记录的活法。她凝视得越久，笔下的人就越真；她看得越深，文字就越有重量。当然，她也凝视自身的苦难，

比如《寂静之光》里的生育之痛。这段文字，看得我最是惊心动魄，让我重新回首8年前陪产的崩溃之旅。我写过一篇《陪产记》的非虚构，详细记录自己陪产的过程：妻子四轮顺产失败，她好几次说“不生了，不生了”“早知道生孩子这么难，我就不用孩子了”……最终，我被焦灼、恐惧击溃，软倒在地。

读者阅读，往往读的是故事，是命运，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真实。我读到的是作家安宁的良心，是文学的慈悲，是一个作家对一群人最深的理解与尊重，是对第二故乡青城深沉的爱。

人这一生，会读很多书，会遇见很多作者。有人带你上天入地，有人给你造梦筑城，有人让你热血沸腾。但只有极少数作者，会教你如何凝视。凝视自己，凝视他人，凝视生活。安宁就用凝视的态度，打量万丈红尘。如今，我已年过36岁，写作之路也持续了18年，越往前走，越懂得凝视的可贵。

我仿佛看见安宁站在阴山脚下，凝视着人间，她用平视的视角，不俯视，不评判，不看热闹，只是接纳、尊重。带有这种目光的人，能看见他人的不易，懂得生活的复杂，接纳命运的不完美，尊重每一个用力活着的人。

安宁用文字久久凝视世界，而我，在文字里久久凝视安宁。

文学不息，凝视不止。

（邹贤中）

文艺评论

千年造像变身行走「潮玩」

夏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里游人如织。在标志性的第20窟露天大佛前，不少游客抬手与掌心朝外的造像击掌互动、打卡拍照。

有趣的是，在往来人群的背包上、手心里，一只只软萌的毛绒挂件格外吸睛。圆脸蛋、粉脸颊，双手合十，笑意盈盈——这只治愈感满满的小玩偶，便是脱胎于云冈石窟千年造像的现象级网红文创“佛小伴”。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是融合多元文化的石雕艺术瑰宝。造像兼具犍陀罗艺术的雄浑大气与中原雕刻的细腻温婉，造型宏伟、细节精巧。不同于多数古造像的肃穆庄重，这里的造像大多眉眼舒展、浅笑安然，气质亲和独特，为爆款文创提供了灵感。如今，逛大同古城、游古建、进店选购佛小伴，已然成为年轻游客的旅行新潮流。

跳出简单的文物复刻，佛小伴以年轻化设计让厚重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我们做的是‘超萌翻译’，从厚重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出‘向善、真诚、平和’的精神内核，再用当

代人愿意亲近的方式重新表达。”山西佛小伴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小伴文创设计总监王星表示。

文创团队深耕云冈石窟、华严寺经典雕塑，保留造像圆润的轮廓与温柔笑意，精简了造型，进行符号化设计，适配年轻人喜爱的治愈系审美。“仅玩偶面部弧度就反复打磨21次，力求还原文物温润气韵。”王星介绍，山西丰厚的文物资源是团队创作的不竭源泉。他们最新研发的飞天系列，灵感便源自云冈石窟知名的“音乐窟”。

巧妙的细节设计，让静态文物变身有温度、有互动的生活潮品。佛小伴最出圈的巧思，是藏在玩偶掌心的隐形磁吸结构——两只挂件轻轻相碰，便会“咔嗒”一声，呈现“手拉手”的造型，氛围感十足。

“不少情侣、好友借此趣味互动，带着玩偶走遍悬空寺、九龙壁等大同地标，拍摄短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让文物打卡变成鲜活的社交方式。”王星说。

软萌的造型、治愈的气质，让佛小伴成为年轻人的专属“情绪搭

子”。专程来大同旅行的游客陈佳佳，全程将挂件挂在背包上。“平时工作生活节奏快，看到它平和的笑容，心里瞬间就安稳松弛了。”在她看来，佛小伴不只是简单的旅行纪念品，更能舒缓情绪。

这款现象级文创的走红，始于一次试水。2024年5月产品正式推出前，首批数千件小样上线即售罄，而以往同等销量往往需要整整一个月。“市场的热烈反馈印证，轻松、治愈、接地气的传统文化打开方式更受年轻人喜爱。”王星介绍，截至目前，佛小伴已在全国开设15家门店，累计销量突破280万件，热度持续走高。

为深度融入大众生活，佛小伴管理有限公司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目前已打造18个成员形象、300余款产品，涵盖毛绒挂件、钥匙扣、U型枕、盲盒、非遗手工等多元品类。其中，搭载NFC芯片的“平安十二相”系列，用户只需用手机贴近感应，就能参与趣味互动。

“从‘看到’到‘互动’，从‘旁观’到‘陪伴’，我们想把这款文创做成



▲佛小伴文创挂件与云冈石窟造像。（受访者/供图）

一个有性格、有情绪、有呼吸感的朋友，所以它叫‘佛小伴’。”王星介绍。

在王星看来，佛小伴并非刻意打造的流量爆款，而是从千年文化沃土中自然生长的文创成果。如今，褪去历史的厚重感，千年石窟造像化为行走潮玩，让传统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绽放持久的新生活力。

（郑洋洋）